

# 正是为了爱

新藤兼人 著  
山形雄策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# 正 是 为 了 爱

(日本) 新藤兼人著  
山形雄策  
白帆譯

中国电影出版社  
1956·北京

# 正是为了爱

新藤兼人 著  
山形雄策

白帆譯

\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吉慶胡同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發售處販賣部  
電話039號

外文印刷厂印制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开本787×1092公厘  $\frac{1}{32}$  · 印数  $1\frac{1}{2}$  · 插页3 · 定价29.00元

1956年11月第1版

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500 定价：二三九.25元

统一书号：10031.5

新 藤 兼 人  
山 形 雄 策

## 愛すればこそ

据シナリオ文庫第28集  
所 著 原 文 謹 用

### 内 容 説 明

本書由三个精練、完整的小故事“交花姑娘”、“飞来的新娘子”、“正是为了爱”组成。书中描写了日本的普通劳动人民，工人、青年知識分子、劳动妇女和兒童的痛苦遭遇；他們由于受到社会和生活的折磨，尝尽了悲痛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剧本通过真實鮮明的形象和樸素感人的故事情节，深刻尖銳地控訴了那个剥夺了人們的幸福的社会；同时也显示了日本劳动人民为爭取美好幸福生活的信心和斗争精神。



五郎：“为了阿茂的事，大家不知受了多少连累？……”



河野对他的兩個朋友說：“好了，好了，  
我明白啦……”



酒巴間理，道江对民子說：“這兒沒有人  
買花。”



道江：“大嬸把你的花買下吧，全都買下來。”



河野和他那飛來的新娘子國子。



八重子：“你剛才是不是說盼望你哥哥快  
點出來？”

美那子：“嗯……”

## 賣花姑娘

銀座①的夜景。

卖唱的歌声。

甬道。

卖花的小姑娘，八岁的民子走来。

她从狭窄的楼梯上走向二楼的酒巴间去。

庫拉爾特酒巴间。

民子輕輕地推开门，畏縮地走进来。

狭小的酒巴间。

屋里有两帮客人，一帮坐在柜台的前面，另一帮坐在沙发上。

年青的酒保和四个女招待。

民子走到柜台前的客人跟前，一声不响地昂头望着。

两个客人正在高声大笑着，其中的一个突然止住了笑声，好像瞅脚底下的猫似的看了看民子——又立刻掉过头去。

男：（用喝醉酒的语调）这简直像个大监牢，你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。（向女招待）不管是你们，还是我们，

① 系东京最繁華的街道。——譯者

咱們大家都是生活在这監牢里，就像鳥兒被关在鉄籠子里一样。悶人哪！連口氣都喘不过来！

民子向坐在沙發上的客人走去。

吱地一声門响了。

大家刷地向通往后屋的門看去。

門驟地开了，僱佣的女管理員道江，滿面愁容，很快地走出来。

道江：（突如其来地）這兒沒有人买花！

民子圓圓的眼睛里露出不安的神色，她迟疑着。

道江立刻又做出笑臉來，向坐在沙發上的客人走去。

道江：你們來啦！（向其中的一位客人）前天的事，謝謝你！（又向另外的兩位客人）又竟選啦？

客甲：你总是这么漂亮！

道江：（緊接着）謝謝你！（見对方叨着烟，立刻划根火柴給他点着）啊！就是那一位，有一次，很晚了跟你一起来过的那位胖子，昨天晚上他又來过哪，喝得醉醺醺的……

酒巴間的掌櫃從門外進來。

掌櫃：（向坐在沙發上的客人）你們來啦！（又向坐在櫃台前的客人）你們來啦！

他滿臉陪笑地說着，轉眼看見了道江。

道江裝着沒看見他的样子，站起來走進后屋去了。

櫃台前的那几位客人看看道江的背影，又瞅瞅掌櫃的臉。

狹窄的長形后屋。

約有兩畝（六平方尺）大小的那一邊是掌櫃辦公的地

方，另一边是女招待换衣服的地方。

道江走進來換衣服，准备回家去。

掌櫃走進來。

掌櫃：怎麼啦？

道江：（裝着不看他的样子）回去。

掌櫃：這麼說，你是不想在這裡干了？

雖然他說話的聲音很低，然而却帶着几分威脅的口氣。

道江低着头瞅着地板。

酒巴間里。

一个女招待跟坐在沙發上的一位客人正在喁喁私語。

后屋。

道江仍然低着头。

掌櫃像擋住她的去路似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掌櫃：你得用錢哪！要是沒有二十萬元，你丈夫不是就得進監獄嗎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說過，我可以幫你一把嗎？

道江：……（凝神不語）

掌櫃：不管怎麼說，我總還有这么兩三處酒巴間哪。雖然二十萬這個數目不算小，不過，為了你，我情願犧牲一切。

道江：……（凝神不語）

掌櫃：不錯，我承認，我這是一種垂人之危的行為。不過，你得了解，為了得到你的愛，除此之外，我還能有什麼办法呢？

道江：……（凝神不語）

掌櫃：就算是……你不一定要出卖自己的爱情……

道江痛苦地低着头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看着身旁小窗戶上正在往下滴着的雨点。

庫拉爾特酒吧的門外。

外邊下着小雨。

民子抱着卖剩的花兒站在屋簷底下，身上被雨澆着。

庫拉爾特酒吧間里。

客人們已經走了。

酒保吉川在櫃台里面收拾東西。

道江从后屋走出来。

吉川：該休息了。

道江不看他，徑直走出去。

掌櫃从后屋出来。

掌櫃：門可得鎖好啊！

吉川：是。

庫拉爾特酒吧門外。

道江走出来。

民子抬头看見道江，好像害怕似的倒退了几步。

道江：（亲切地）你还在这兒？

民子：……

道江：已經不早啦，快回家去吧！

民子：……

掌櫃走出来，把汽車开到門前停下。  
道江向汽車走去，她突然又返回來。  
道江：大嬸把你的花買下吧，全都買下來。  
說着掏出一千塊錢遞給民子。  
民子默默地看着錢。  
道江：剩下的零錢也給你。快回家去吧！  
道江一面說着一面踏上掌櫃的汽車。  
民子目送着汽車駛去。

連簷房子的胡同里。  
雨已經停了。  
一家門前，聚集着四五个鄰居，正向屋裡探望着。  
民子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小紙包回來。  
突然从屋裡傳來哭聲。  
民子走到自己家門前，神色不安地審視着鄰居們，然後吃驚地向屋裡探望着。  
醫生從屋裡走出來。  
母親送醫生出來，看見站在外邊的民子，哭着說。  
母親：民子，已經晚啦，你姐姐已經死啦！  
民子手里抱着的紙包掉在地面上。  
一串葡萄落在民子的脚下。  
  
庫拉爾特酒吧門外，數日以後。  
一個晴朗的中午——民子走來。  
  
酒巴間的樓上。

酒保吉川和兩個女招待在整理着賬目。

民子走進來。

民子：勞駕！

吉川：（不耐煩地）干什么？

民子：我要見那位大嬸。

吉川：……大嬸？

民子：嗯，就是長得很漂亮的那位大嬸。

女招待甲：是說道江。

吉川：啊，她呀，她已經不干啦。

民子：她家住在什么地方？

佃島渡口。

民子在渡口的船上，手里拿着花。

佃島小碼頭。

民子从船上下來。

碼頭附近的菜攤子。

民子在菜攤子前邊打听着什么。

胡同里。

民子一邊走一邊看門牌。最後走進一家人家。

天棚又低又矮的二層樓上。

道江在一間被明朗的陽光照射着的房間里，蓋着被，  
躺着。

牆上挂着出門穿的漂亮衣服。  
女房东从楼下走上来。  
女房东粗声粗气地喊道。  
女房东：来客人啦！  
道江懒洋洋地掉过头来。  
女房东：是一个小孩。  
道江：是誰呢？  
道江慢吞吞地起来，走下楼去。  
空屋子里傳来汽船枯燥的嘆嘆声。  
道江的声音：来，上来吧！  
道江慢慢地走上来，把被褥迭起来，推到一角。  
民子走上来。  
道江：（回过头来）我还以为是誰哪。  
民子：大嬸，你病了吗？  
道江一面把外衣披在毛巾睡衣外面，一面苦笑着說。  
道江：沒有，只是心情不太好，这才躺一下来着。来，  
到火盆这边来吧！  
民子端端正正地跪着。  
民子：大嬸，前天实在謝謝你！  
道江：哎呀！真叫人难为情，那算得了什么，別那么  
客气。来，到这边来！  
民子：这个……  
民子把一束水仙花遞給道江。  
道江：謝謝！我馬上把它插起来。  
道江把一个牛奶瓶裝滿了水，把花插进去。  
民子凑到火盆跟前来暖着手。